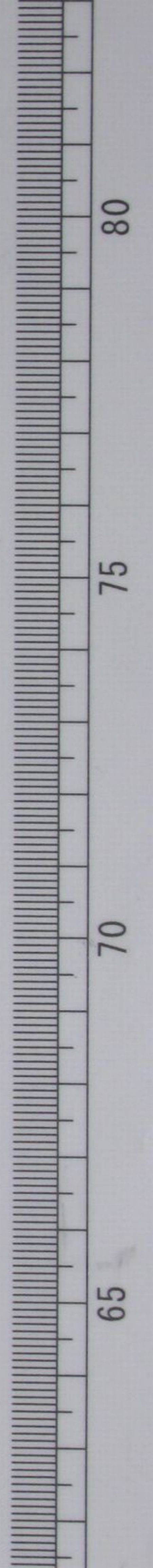


風流文庫  
文庫 19  
F400  
Z844(3)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Z844  
3

孝義真蹟珍珠塔

第九回 慈亲有淚悲行路

話說畢軍門奉母亲之命要請李太守為媒遣人持帖前去請他太守見請連忙打轎前來兩下相見叙過寒溫畢公說起要与方氏聯婚央他作伐不勝歡喜喏上連声遂作个撮合去了但因方卿說過三件心愿皆是花烛吉期且在其后此時合家上下多添歡喜惟有方生昏上不樂在書齋內愁容滿面正当交二鼓之時但見月映疎簾孤燈照影推窗一看見景傷情不覺淒涼万狀劫唱呀 但見窗前梅片盡飄零 水仙開放正鮮明 咳 我去旧花重把新花恋 只怕梅花咲我太无情 抬頭看 月華清 露氣霏微數点星 咳 我想元霄本

蕭象九公書之三

方氏



是園園月 恨奈那凍雲无故忽想侵 只據方才 虽狀筮  
鼓函堂多熱鬧 反不如去岁凄凉滿目九松亭 憑他奴仆  
多恭敬 那及得王本殷勤一片心 畢公愈則如膠漆  
忘却姑丈臨行多少情 况且畢氏秀金從未見 未必他心  
是我心 只有表姐真心无可及 我今抛却前情太不仁  
兼之有次聯姻母未曉 將來何以对嚴亲 不孝罪深兼不  
義 天涯寄跡枉為人 咳 為甚到處冤德未撮合 害得  
我兩頭无計恁沉沉 千思万想腸如結 誰樓早已打三更  
和衣睡在牙床上 番未復去夢難成 不多一刻天明亮  
畢公早已到書所正白老妹丈快寫府報今日小弟打慶家  
人夜進到河南接令堂太亲母到此同住卦白感思不尽正白

老妹又吓小弟現在付李進白金三百兩作為路費分付李進  
就去就回如何可以放心的了卦初恩兄大德何以圖報正白  
至亲不必套言快寫家书小弟失陪了卦白恩兄請嘍畢公務  
步出書房 方卿此刻喜非常卦唱咳 便是我恩亲終日心  
如結 今朝才得放慈腸 連忙就取梅紅帋 備細情由寫  
几行 寫完家信才封好 即時李進到書房正白姑谷在上老  
奴李進叩頭白起來老谷差你到河南去白正是差小的  
去了生白書信在比路上須要小心去罢 是唱家人奉命上  
途程 一徑長江水路行 披星帶月多勞頓 宿水餐風受  
苦辛 相逢尽是關山客 仝伴难防人不仁 將近河南開  
封府 失去囊中書与金 此時李進慌忙了 如何去見老  
繡像九松亭 卷之三



夫人 回家又難復主人話 只得逃道他方過此生 方公  
子如何料得到 道他一定到家庭 所以同懷暫遣惟勤讀  
即要收拾行囊往北京 不說能學方生來赴試 再表方家  
年老太夫人

引既無計營生 嘆本年慘遭極境 白日入坎堂泪未干  
當年回首更心酸 孤兒一去无消息 夢隔雲山路万般

老身楊氏幼適方民自這相公亡後家業蕭條連遭回祿以致  
无地棲身現在寄居故側十分苦楚也不在話下只為秋間  
打發孩兒前往襄陽誰知一云香朕毫无消息好叫我常常憂  
慮當此隆冬飢寒交迫更直率目无亲好不傷感人也且唱曾  
記孩兒別我去时光 正值中秋桂子香 到此時 綠草經

霜齊变色 野稻登場遍地黃 别人家五谷豐登年事定

我家是室如懸磬甚凄凉 别人家庭前子女團圓樂 我家

是母子東西各一方 别人家思量要把年來過 我家是堂

前惟有一炉香 形影隻誰為伴 倚門懸望泪汪上 老旦白

兒吓你在外边那里曉得做娘的苦我每日起来在故上拾些

松毛換得几文買粮度日遇有天晴还好一經風雨如何过活

你若再不回来為娘的是命歸呼喝的了老旦思量起 好悲

傷 泪珠点上濕胸膛 咳兒吓 你看紫門冷落无人至

只有寒鴉繞樹叫淒惶 咳烏呀吓 你可能拿得雁兒通消

急 相煩繫足根兒郎 好苦吓 我如今一冷無倫常飲水

菜根滋味也常嘗 老鼠倘还空腸恨 可憐我床豆囊破



漢无粮 这般竟况如何过 不如趁早赴黄泉 咳 我死  
一身何足惜 老旦但是孩儿倘有出豆之日 豈非害也 唱不孝  
之名罪怎当 故此不敢轻身来自尽 苟延残喘 乞糴糠  
咳 兇吓 你若就歸我尚在 不过形骸憔悴 面焦黄白 咳 兇  
吓 你若再不回来 我也顾不及你了 唱现在飢寒催我命 可  
憐的 誰人看到我坟堂 咳 皇天吓 我一身并无好處 誰  
該死 只是没有棺材把我藏 难道骨殖一堆荒草苦 彼  
着鬼狗狐吞吃个光 咳 我那公姑吓 我那先夫呼 我死  
不离坟左右 只少个包土麻裙 趙五娘白且住 我若餓死有  
誰知道 还要把这苦命畧捱几天 但見孩兒一面死也放心 兇吓  
唱我于你行 則 怎来亲囑咐 难道別後言詞 頃刻忘 你許

我一到襄陽始母處 家書隨即寄还鄉 為什麼一去杳然  
如雁断 莫非你途中不測有災殃 抑或另有机緣来耽擱  
了此時尚未到襄陽 我怕你身軀本場長途苦 一時病倒  
為風霜 我今欲要差人来打听 叫我共誰出力走他方  
千思万轉 籌量遍 毫无良策 可相商 老旦也罷 我想在家 總  
是餓死 拚这老命 不免到襄陽 一走唱老年高 思慮焦 不  
如也到襄陽去走一遭 顧不得 顧不得 五花官諾夫人休 顧不得  
衰齡風烛 鬢蕭蕭 顧不得 顧不得 單身独自无盤費 顧不得  
路途走荒郊 顧不得 天寒地冷 衣衫薄 顧不得 圭弓襪小  
受勤勞 若能得到襄陽地 相見孩兒 愁自消 明知此去  
非容易 也是拚却殘生命 一条表白 那老夫人起了这条念

繡像九松亭

卷之三

四

六



身也不與人商議免強度過殘冬一交新年公子信息依旧查  
然再兼全死生理定难度日只得把傢伙變賣湊了盤纏几兩  
藏在身边那日五更起來打成包裹閉上柴扉老昌但見皇昏  
星沒曉星高江上漁翁把櫓搖只听得四野鷓鴣聲齊唱和  
籬邊犬吠鬧嘈嘈風入松林呼上响清霜遍地似瓊瑤  
月落日升天欲曙鄉村人跡甚寥寥表白那夫人双泪如  
雨到了坟前把包裹放下对坟放声大哭老昌白呵呀我那公婆  
相公吓今日做媳婦做妻子的别你遠行寔出于无奈嗆老昌唱  
双膝跪 泪連上 拜倒坟上别祖先 非是我出乘露醜來  
别你 為只為性命悬于呼吸間 万不得已身出外 但我  
去之後 誰人坟上化紙錢 荒郊斷雁行人少 只怕几枝

枯柏殘松难保全 後人不肖遭顛沛 寡婦年衰更顛倒  
老昌我今日本欲做碗羹飯寔在力不從心阿唷罷罷上老昌唱  
我只得撮土為香心畧尽 祝告明灵在九泉 万望祖先加  
護佑 途中暗地要周全 未知我何時得到襄陽地 相見  
孩兒在那一年 夫人哭得肝腸斷 但見東方紅日漸升天  
老昌阿唷天色已明此時不走更待何時趁早走罷公婆相公  
我去了嗆老昌拜哭坟堂别夫人 不分南北与西東 可憐  
他一身沒末走出外 如今背井离鄉路万重 油煎脚小难  
行走 背陀包裹曲如弓 垂上短布及衫破 面顏枯槁髮  
蓬鬆 逢縣过驛途偏遠 用尺益纏路不通 未知方老夫  
人体 何時得到襄陽城 書中另要說奸雄 追究珍珠塔

蕭家九公事 卷之三 五



着落 根由拖在下回中

才列堂

孝義真蹟珍珠塔

第十四回

大盜無心當劫珍

引油臉自幼生來胆氣雄 殺人放火去行兇 有人問咱的名和姓 江湖大盜綽號小旋風 油言俺印去喬自從劫了珍珠塔 滿心欢喜誰想走上街頭 只見兩個公人說是單門畢大老爺的親戚 在黑松林被盜劫去寶塔 差人坐在府太爺衙內 要等拿獲兇身 追究原物 阿唷我聞言唬得魂不負休 只得帶了珠塔 連夜奔逃 一路行來 好不擔憂也

鬪鴛鴦油言俺此番跋涉控您 歷盡了霜風種上 每日裡

肩背行囊 走遍那水復山重 虧得俺有隨身本事 一路

把盤纏弄 俺想出門時阿 所官街捉盜擊凶 累得俺坦

蕭象九公亭

卷之三

五



驚受恐 倘被他追擒盤獲 豈不是要索縛空籠 怎能勾

李浮洋南北西東 正是雕籠飛彩鳳 金銷走蛟龍

油且我還是去年冬底出得門來不想修忽之間又是三春時

侯了你看桃紅柳綠水碧山青好一派景致也

石榴花 俺只見桃花爛熳李花皎 走不尽那幽徑共荒郊

又見那僧歸野寺 人渡危橋 烟林內竹籟聞冷澗 只

听得哭淘上 誰家祭掃在小坳 高上下上飛 片上花飄

見一个風箏兒 見一个風箏兒 曳長線懸挂碧霄 近

听市声聒 已到襄陽了油面你看前邊樓台層叠想必就是

襄陽城了但是腹中又飢口中又渴這便怎處

混江龍白遥望着酒旗兒飄 一定是岳陽樓可賣香膠 好

母俺口燥唇焦 愈查清心頭火燒 那管他三白共燒刀

俺只要吃得醉啣口 賽过那玉液瓊膏 去訪那蓬萊仙島

油曹一路行来已到店家门首味酒保那里吾来哉上上酒上

上上上上賒上上走走上上阿唷好面儿唬杀来里哉油曹你不

要害怕天生的这副相貌丑白吓天生故副強盜相貌油曹白

吓將軍相拿酒来吾来哉来哉油曹待咱一嗜这酒滚吾淡未

加盐油曹你店中可有上等的燒刀吾上陣的腰刀無得油曹

味有那个燒酒吾燒酒是有油曹快取来上上上吾来哉上上

这个燒刀如何油面白罷了可有下酒的東西吾有得多嗜糟

嫩鷄醃肥鴨炒青魚熏黃雀香面脆甜且辦蝦米拌韭菜木耳

數蟹甲油曹都不用你店中可有猪首拿一个来吾猪只有四

蘇東坡詩集卷之三

蘇東坡詩集卷之三

蘇東坡詩集卷之三



隻脚一个頭心肝肚腸大腸腰子有仔手沒是妖怪哉油畫白受  
 你不懂猪首就是猪頭上上就是猪首吾吓是哉介未有我去  
 拿來油畫快取來吾客人猪頭來里油畫白呵哨妙吓吓閃開  
 絳都春酒唱喜得俺心曠神怡 你看那酒又香 肉又肥一  
 霎時解渴充飢 說不盡喉間爽利 真个是活來酒 无尽  
 期 吃得俺醉眼昏迷 濕透征衣 遍体酥上 被襟疊上  
 好一似岳陽樓上神仙地 好一似沉香亭扎脫靴時 好  
 一似花和尚倒在半山亭里 好一似劉唐夜走醉如泥 說  
 什麼瞞心昧已 說什麼天道難欺 喜俺跳出是和非 凭  
 他的地網天羅 難拘我崑崙力氣油畫况且久恋他鄉終非  
 了局俺若得珠塔慶賞呵呵那時節旋歸故里 園叙夫妻

仍舊去打劫囊貨 江湖上面尋生意油畫味酒保那里吾來  
 哉阿是會鈔一共五錢四分油畫白酒保俺沒有銀錢在此寫在  
 賬上吾吓客人小店里從勿賒个嘴油畫白你不用忙自然还你  
 我有一只相子一个被囊當押在此吾介末好及哉油畫白問你  
 這里可有大大當舖吾小當舖多大當舖只有一家在城中紫石  
 街前陳百萬朵油畫白有多少路吾進城一直望東轉灣過橋去  
 勿遠哉油畫白你这里叫甚店名吾我里有名的毛家叙商館畫  
 如此我去也吾就來吓油畫白多講  
 尾聲油畫白急忙上 步來移 街坊認不出路高低畫我把我那  
 当塔情由 說个真詳細畫却說郎六喬在酒店吃了一飽只  
 因腰內囊空要將宝物典當你看他走出店來怎生模樣



椰子腔表唱往長街 疾如飛 長髮帽 歪戴半邊髮際  
布衫兒 肩上披 面青上 戴首一團殺氣 口角邊涎沫  
淋漓 脚歪斜 路又蹺蹶 橫街直撞人迴避 油曹吹咱要  
到城中紫石街前那里去的 哈啞好凶嗜油曹 吹咱問紫石  
街路的 个是勿遠哉 一直望東過橋便是哉  
前腔表見他形 真怪異 小孩童 啼得胆战魂飛 老頭  
兒被酒氣 吹落在塵埃地 婦女門快把門關閉 胆小的  
面別路奔馳 好事的隨者他看个高低 不多時早到了官  
家門第油曹自 一路行來已到陳府當門表唱即大喬抬頭一看  
油曹唱但見陳府上 好軒昂 一帶磚牆竟甚長 卷門賽柵  
多堅固 更兼守夜有人防 打從夾街行將去 周回密上

有垂楊 只見寫就洋青大當字 招牌懸掛在街坊 進未  
天井真廣闊 石板平鋪鏡面光 東西對面廂廊內 尽是  
倉敷大棧房 存仁曲當真鄉宦 告示層層貼粉牆 多少  
人家拿物至 擁上擠上鬧攘上 春即六喬走到柜前把手一  
拱油曹自吹閃開表白兩旁人多滾倒在地 曹阿喲上做嗜上七個  
个大老官直甲兒得緊油曹得罪了表曹也有人說道他是醉漢  
讓他罢了那四六喬高聲大呼油曹掌柜的老做哈油曹你當  
中有良子沒有昏啞倍要當几万兩一件布衫值勿得几个銅  
錢油曹我另有寶物貨把与你看就在腰邊取出珍塔放在柜  
上說道拿去瞧看那朝奉接在手中但見一个小二紅色鮮開  
一看原來是珠子串好的寶塔不知價值多少就拿到里面大



總管万六爺慶看个仔細替好東西去問他要當多少銀子朝  
 奉就走出來問要當几化銀子邱六喬把手一樣替几何个替  
 你看值多少當多少朝奉到里边說他把手指一樣又說值多  
 少當多少替什麼人替看未勿像正路人到像邪路上貨那  
 万六爺自己走到外边就問你要當多少邱六喬就說看准宝  
 貨值多少當多少替我們不問你買不必講價油言既不識貨  
 鬧甚焉當替胡說我這里不當还他去油言自偏要當替老寔  
 对你說我這里不當來歷不明之貨油言放你回娘的屁什麼  
 來歷不明油言以替櫃上一面算盤早已飛進打在小朝奉身  
 上替阿吓反了上打上上  
 急已令壽有个後生林小一年紀約來廿六七 最喜尋

相打 一向誇張有氣力 曾經試本事 大門灯笼才打必  
 死明火 勿肯息 就把衣裳撇 腰頭匾上能快換 不  
 竟飛身來跳出 磨拳擦掌打將來 邱六喬將身側一側  
 尚未相交先吃跌 看那林小一 紅又紅來青又青 額被  
 流歪了鼻 呵呀上反哉真反哉 合當舖 人有二三十  
 大家冒火星 口中一齊喝 打殺故个野蠻賊 人命官  
 司我承值 那時惱了拳師王老七 綽号名為鉄頭鉄 真  
 結實 恨不把邱六喬 大吞大嚼一口吃 照准他脇肋上  
 就用飛脚踢 被邱六喬輕上接住向外擲 擲去一文二三  
 尺 偏上擲在陽沉溝 四脚朝天當作鼈 眾人尽吐舌 阿  
 呀了不得 何處而來天撒發 打得个天昏地黑 快点去  
 蕭象九松亭 卷之三 十 方夾三



對老爺說表那時打得落花流水小郎進去告訴老爺那日老爺正與買辦算日用張見賬上買了素菜便問何人吃齋買辦說夫人到武當山進香分付小姐在家吃素正在說時只見小郎氣呼上走來說道老爺不好了外邊打得雪片直要打進里面來了白淨白為了何事白不想有个外方人力如霸王狀如劉屠長比金剛惡过豺狼吃得爛醉大發猖狂一進門就來尋事白淨白怎弄尋事白丑他拿了一座珠塔不知要當多少口不說明只管亂指万六爺不理他上便飛進柜裏動手就打林一官王老七都被他打得嘴青鼻腫頭破血流白淨白豈有此理白淨白是你们生事既有珠塔快取來我看白淨白是唱白小郎奉命去如飛白淨白老爺听白淨白唱白把頭低唱白淨白常言買賣須和氣他们是慣与人爭惹是

非 人上的狐假虎威誠可恨 想不到虎落平陽被犬欺 真个強中自有強中手 得便宜處失便宜白淨白老爺正在心頭悶但見小郎走進喜孜孜白淨白老爺珠塔在此白淨白拿來我看表唱老爺接在手中看个詳細白淨白心中想 甚希奇 再不想世間也有此貴東西 我家有个珍珠塔 看來一點不差白淨白道照式生成原一樣 难道匠人做手没高低 此宝若能歸于我 將來配合正相宜 不要管他 待我進去 取出家中所有物 果然比較相同即買之 老爺抽了珠塔 連忙跨進蘭閣內 再說小姐是在那里銀針金線綉花枝點唇采草叫声小姐老爺來了白淨白小姐上前道萬福 老爺開口有言詞呼我兒當初交付你的珍珠塔在那里快取出來要緊白淨白

繡像九松亭 卷之三 十一 方來堂



胆千金听 頓驚呆 為甚今朝提起來 此物已歸方表弟  
作何搪塞費安排 急得个主見毫無可答 面如土色  
托香腮 虧殺旁边伶俐奴 采華急計把言推 暫曰小姐我  
記得珠塔是夫人拿去了 幾几時拿去的 則言是去年淨日既  
如此你快到母親房中取來 我看且爹上吓唱母親是出門各  
處多封鎖 女兒不便將他箱子開 且爹上此塔一向看熟的  
為何今朝要看這等着急 咄兒吓說也奇怪 方才當內小郎進  
來說有外方人拿一座珠塔要當銀兩 朝奉們不十分保他上  
就廝打起來 小郎報與我知道 是我叫也取進一看 竟與我家  
有的彷彿一樣 所以要取出來 兩上比較 如果一樣 買他配好  
豈不是好胆吓那有此事 他的珠塔可在 現在這里 諫老爺

就向袖中取將出來 與小姐一看 嚇小姐見 好心焦 當  
冷水一盆澆 而紅忽又番黃色 魂也飛來胆也消 手捧  
胸膛難開口 几乎落下泪珠拋 此刻采華也竟慌張了  
似醉如痴 仰水雕 兩人面上表相親 真个是黃連吃不開  
交 老爺見了渾京駭淨唱 你們為什麼這般着急 好蹊蹺  
貼白小姐吓唱事到其間難瞞隱 不可含胡腹內色 真脏  
既現人何處 必定途中有禍招 此時若不言明白 只怕  
書生性命決難逃 你們說些什麼表白 那時小姐表唱只  
得双膝來跪下 把真情哭訴老年高淨白 揆其情來 这珠塔  
就是我家的了 快將實情講來 且白爹上吓事到其間 女兒不  
得不說了 淨白快講上上且白爹上吓

蕭家九公亭 卷之三 十二 方夾室



西江月 總是女兒該死 不宜賄却双親 客冬表弟到家 庭 只為萱堂執性 輕受窮儒猶可 悲傷昔日親情 周

全代母曲調停 敢負河南方姓 淨白 你怎樣調停的呢 且曰

爹上吓孩兒叫采革追到花園裡面 前腔 再四款留不住 囊空怎走風塵 盤纏相送禮該日

傲氣堅辭未領 即便心生一計 送伊茶食零星 他因

微物受而行 珠塔色中暗贈淨白你叫采革拿去送他的 且曰

正是淨白我問你這珠塔向有紫松匣子可曾一全拿去 且曰

爹上那時恐其不受去了小匣將綉袱包好拿去的淨白什麼

樣綉袱且曰就是爹上書房中包圖書的淨白咳你今說明我

才知道雖是你花園好意但女兒家輕舉妄動究竟不該且曰

呀爹上如今第一要追究珠塔是那裏來的淨白這个自然見

吓幸虧你那老不賢母親不在家中此言不可洩漏但是要追

珠塔非經官不可 我自自道理 老爺站起身來走到書房

便問小郎那珠塔可有包的且曰有紅綉袱小包淨白取來我

看並請萬六爺進來有話且曰是 小郎去不多時 同萬六

爺帶進包袱老爺一看真賄已寔便道萬六哥說也奇怪那時

這珠塔就是我家之物外曰老先生何以見得外曰你听我道  
來唱說起來 話也長 此物寒家一向藏外曰他如何來盜  
去的淨唱並非家內來竊去 搶奪窮途在遠方外曰搶奪那  
一个淨白去歲冬間淨唱有个合親前來到外曰是那个淨唱  
是河南內姪小方郎 只為我賤內礼文未周到 他少年心



性別娘 我曉得 連忙追到南園外 九松亭相贈 謝衷  
 腸 曲意苦留 上不轉 我就將女兒許配 訂鸞鳳 送他盤  
 費他堅却 只得相贈珍珠寶塔送歸鄉 今日裡 不此物忽  
 來真奇怪 必然途中遭劫事非常 况且此刻當中人一眾  
 畢竟是強徒兇漢不馴良 難得他偏到我家來曲押 豈  
 非天理甚昭彰 外白 阿老先生這也奇怪 淨白 萬六哥你可出  
 去好言好語哄騙着他 或留他吃酒 只說我要向他買多少價  
 值 只管加添纏住他的身子 切不可放走了他 外白 這事容  
 易淨白 快去外白 是 老爺一面吩咐家人王本持帖到縣 并  
 備細開明 即要縣尊立刻出差拿兇究審 自然要三拷六問的  
 了 表白 列位要曉得 前幾回是贈塔 這一回是當塔

認塔後一回就是審塔 哭塔了 表唱可知 寶物能為禍 不信  
 但看珍珠塔內文 尤可恨的是 俗本概行刪削盡 豈非  
 冷落了塔中珍

新編加增續金審塔

引 缸為民父母 清風數載 賞罰從公無枉 但願時豐物  
 泰 日叨在襄陽令 承恩管萬民 丹心惟報國 青史可傳  
 名 下官劉君助北直隸人氏 兩榜出身 蒙聖恩 簡授襄陽縣  
 令 到任以來 喜得民安物阜 共樂昇平 風調雨順 稼穡豐隆 好  
 一派 聖時景象也 這都不在話下 適纔 柴石街前 陳姓鄉宦有  
 書帖到來 為窈窕中途謀命事 其人現在兇暴異常 要下官出



差拿獲但他既為大盜諒官差難以擒拿此項調齊民壯官兵  
 庶保无虞也 正生唱襄陽縣令出咨文 詳明督撫調官兵 上  
 司允諾劉君助 當下的發遣官兵五十名 縣官立刻僉牌  
 票 能幹公差喚八人 協同兵卒來陳府 紫石街前去拿  
 犯人表曰此話暫行擱起且將陳官談上唱且說那 万朝奉  
 把身回 走到當門假話連篇說一回外曰你們休得嘍兒  
 有話好口的講何用動手况他乃你遠方之人 外唱休得將他  
 未欺侮 你這位英雄也休莽撞與胡為 唱自古道和氣之時  
 財亦旺 何須如此怒如雷 况東翁現在相埋怨 得罪英  
 雄禮太虧外曰阿英雄方才得罪之盛外唱但看東人白面先  
 我如今 話要与你商量 六乔所說哈上笑油曹哈上上老

朝奉油面唱你東人有甚言詞与我講外曰阿英雄請坐油面有  
 坐外曰分付茶采表曰小郎只得免強應一声道是眾朝奉都  
 在那里你談我講為何老翁如此看待甚為不平林小一說真  
 勿伏螞外唱我再談万六爺把話講 請問英雄住那方 姓  
 甚名誰何貴表 現居何業請談上油曹你家又不招俺作女  
 婿怎玄要查俺的根底外曰並非查問根底不过請問大名  
 讓老漢如雷灌耳油曹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印六喬的便是  
 油曹若問俺 住那方 却住黃州城外旁 豈其窘迫無行  
 業表曰正要說下去連忙頓住了口本是說做強盜的因心中  
 一驚忽然止住了外曰阿英雄為何欲言不語油曹老朝奉  
 唱俺只得飄流浪蕩在街坊外曰原來如此表唱正在此間來



講話 恰逢小使送茶湯外白請茶油曹請外白分付脩酒  
 油面白不消費心俺家就要去的外白什麼要緊坐上談上表唱  
 雖云脩酒却虛邀 不過是要使強人耽擱牢 邱六乔那曉  
 琴中曲 意圖哺啜飲香醪 將身穩坐金交椅 一盞香茶  
 飲罷了五六節呼英豪外白阿英雄方才這座珍珠塔外唱我東  
 人見了喜欢心苗油面白吓你東人也喜欢咱的寶貨外白  
 果然好 外唱真是世間罕有物 欲將銀兩買來盤桓好觀  
 不知價值花銀几百兩 說了之時現免紋銀當面的交  
 洪 呵上上要買咱的寶貝但此物無價之寶因俺急于等用  
 實價三千兩罷外白英雄吓太貴了与你打个三折油面白多少  
 外白三三得九百兩油曹不賣外白既如此湊个齊數再加一

百兩何如油曹那有道許多的虛價外白既然不賣再添你一  
 百兩若還要添我也不要了油曹我想他已經加到我一千二  
 百兩若再不賣豈非借過了不如賣了罷油曹邱六乔 便開  
 言 叫声朝奉老高年 價便今朝依了你 但要紋銀足免  
 細絲圓外白那老漢的一九說合是要派的哨表唱正在此  
 間未糾纏 早來了民壯官兵數十員 并同八名建捕差人  
 輩 一齊擁進存仁典當門 萬六爺是預先打照會 大家  
 蜂湧上前行 人人手內拿軍器 无非是繩索僥鈎鎚与鞭  
 邱六乔一見渾呆了 免不得掄拳起向前 古語云衆寡  
 相區難抵敵 况且他赤手又空拳 兵丁个个如狼虎 声  
 声响喊振連口 衆白投上上投強盜咧不可放走了吓表唱好



一个英雄印六乔 此時插翅也难逃 正所謂殺命謀財无  
 好報 到今朝恢上憲綱豈相饒 眾兵丁 團住登時拿手  
 住猛英豪 立刻藤繩与索綁 解進襄陽縣內交 兵丁五  
 十歸行伍 詞中且講老年高 表自昔作司滯僕 今為陳姓  
 奴 未白老汗王本奉老爺之命賣帶珍珠宝塔表此已是襄  
 陽縣內嵩等縣主升堂審究凶人研查始爺下落未白正是混  
 濁難分連共里 水清方見兩船魚 俸俸者強人日把真賍  
 露 必然他沿害中途方大爺 不然是宝物日何歸賊手  
 好叶人輾轉愁思心惹疑末白呀你看縣主老爺升堂也表唱  
 但听得 升堂鼓 三下敲 坐出為官南面朝 六房書吏  
 俱齊集 三班皂快喝咳口 先傳知數當堂問 王本蒼頭

就曲腰未白老爺在上小人王本叩頭正告吓叫王本末白  
 小人就是王本正告你家主人失去珠塔还是路上遺失的呢  
 是家中遺失的末白啟上老爺正主講未唱老王本細訴根由  
 道短長 說河南田主小方鄉 他係主人親內姪 去年曾  
 到我們門牆 家主母不念親情話至誼 嫌他窮窘掃他光  
 老爺吓他少年血性天生就 如何受得這腌臢說話在 怒  
 双上不別而行返 手携行李出門牆未白我家主人聞知此  
 事十分大怒堪恨夫人不念親情只得帶了寶塔花銀未唱連  
 忙的 騎駿馬 出門行 加鞭飛趕少年人 直追到九松  
 亭子下 方才面遇小方生 曲意款留亡不住表白我家主  
 人就將珍珠宝塔与雪花銀表唱送他路仁買零星 他傲氣



堅辭而不受者 我家主无可奈何 未唱又十分欽敬 少年人  
只得將珍珠塔為紅定聘 與翠娥小姐訂來陳 他翁塔  
二人依上分捨松亭內 到如今雁香魚沉數月零 今日吓  
宝物忽來典內押 家主人十分疑惑 費沉吟末白望求老爺  
弄究凶人這宝物何來 并求查我旧主人的下落 正白知道了  
珍珠塔何在末白 現在呈上 正白取上末末白是表白 兩邊公  
人取上送與縣主上 就将紅緞包打開 睜睛縮看果然好東  
西 正唱但見光華萬道冲牛斗 粒上粗珠塔上層 金絲穿  
就玲瓏巧 算來其價值千金 白縣主看罷放在一旁 分付帶  
犯人五白 吠犯人進咧 表唱兩邊衙役外邊來 登時帶進虎  
狼才 掉在丹墀忙跪下 為官吩咐把頭拍桌白 咧犯人抬

頭正告你姓甚名誰 家居那里 為何打劫陳宦珠塔在那里路  
上打劫的明白 講來免受刑罰

曲調油唱 告老爺 在上听 邱六乔是咱的姓名 家住  
在黃州城外鄉村 牙本營生 上上上 家窮困 只將

將珍珠塔變賣金銀 賣來賣去不相因 故而來到襄陽郡  
寔指望抵變花銀轉故城 見這里紫石街前典當存仁

俺欲將此寶當花銀 誰知道當那存仁却是不仁 假意殷  
勤 要買我的珠珍 忽然將我妻拿住 送到官所 送到  
官所

油唱 明上 是當主心腸惡 要圖賴我傳家珠寶塔 伏求  
老爺來明斷 公候奉代子孫與正告胡說你是何等之人有

蕭象九公序 卷之二



此貴物明是胡供老实講来油勇喝你这个官真正不明白的  
正生白 呢 喂 油 曹 俺 祖 上 做 高 官 故 有 珍 珠 塔 一 圈  
君 王 隆 寵 未 欽 賜 永 鎮 家 園 廿 載 寬 正 告 既 是 家 有 至 宝  
可 曉 得 這 塔 上 有 多 少 珍 珠 怎 樣 穿 就 明 白 講 来 才 為 真 的 呀  
列 位 要 曉 得 卅 六 乔 乃 是 粗 莽 之 人 雖 能 行 劫 珍 珠 塔 却 未 曾  
數 得 顆 數 此 時 縣 主 一 問 急 得 他 无 言 可 答 呻 吟 半 响 只 得 口  
造 虛 言 道 油 曹 我 那 珠 塔 乃 是 八 十 四 顆 珍 珠 用 金 絲 穿 就 的  
正 生 白 上 边 还 有 什 么 油 曹 上 边 不 过 是 些 珊 瑚 瑪 瑙 瑞 珀 白 玉  
之 類 罷 了 表 白 縣 主 又 將 宝 塔 復 看 一 回 便 喚 王 本 上 来 正 生 白  
你 可 速 即 回 家 回 你 主 人 宝 塔 上 有 珍 珠 多 少 顆 數 怎 樣 穿 就  
細 上 问 明 速 回 来 話 不 可 欺 罔 表 白 是 表 唱 縣 主 坐 在 当 堂 等

且 談 王 本 老 家 人 急 忙 回 至 家 庭 內 書 房 內 兩 見 東 君  
細 將 县 主 言 詞 說 老 爺 滿 腹 細 呻 吟 爭 白 吓 此 塔 珍 珠 顆 數  
下 官 一 時 却 記 不 清 白 必 須 去 问 女 兒 表 唱 陳 御 史 進 內 未  
香 房 傳 請 美 裙 釵 采 苹 面 稟 千 金 曉 翠 娥 是 急 步 弓 鞋  
小 是 忙 堂 樓 下 見 生 身 父 櫻 桃 微 啟 喚 年 高 且 白 爹 上 呼  
喚 女 兒 有 何 吩 咐 表 日 老 爺 就 將 县 主 之 言 說 与 女 兒 翠 娥 知  
道 孩 兒 記 得 且 唱 却 是 一 百 六 十 顆 湖 珠 未 穿 就 二 十 四 根  
金 線 縮 七 層 琥 珀 風 磨 鑲 結 頂 羊 脂 玉 扳 細 花 紋 珊 瑚  
一 万 字 關 干 橋 團 上 角 上 掛 金 鈴 若 向 分 毫 長 共 短 約 未  
六 寸 有 餘 零 母 親 上 手 未 穿 就 孩 兒 記 得 碧 波 清 表 白 老  
爺 隨 即 出 来 將 此 言 告 知 王 本 王 本 即 往 县 中 將 此 言 呈 明 县



主與主復看珍珠宝塔分毫不錯與印六喬言語大相反皆因不動刑法怎肯招認正告吩咐將印六喬夾起來白下表唱就把他一夾棍三把收表白雖然鐵石英雄表唱到其間心痛如澆油滾發覺遠陽重又醒正告問他招不招油面白咱沒有拱招產白再加八十狼即頭問他到底招不招白吠招不招油曹憑你夾死了咱咱總是不招的正告好個煉刑的狗才吩咐取腦箍過來白吓表白列位這腦箍乃是極刑凡遇江洋大盜鐵骨銅皮方才用此今日又要京動他了表唱好一个大盜英雄印六喬今朝難把極刑熬他是眼前膝黑頭疼痛眼珠兒報出像胡桃喊一声大叫稱饒命極口連連說願招油曹阿吓青天命上饒命吓小人願招正告吩咐鬆

去刑具從寔的招上來油曹小人向來寔无行業為此做了几回穿踰小事以後並无人知竟胆脱心寬遂為响馬每遺孤身客高便行搶劫如若不依俺就一刀了結他的性命去年歲底却逢大雪出外行劫遇着一个書生好似秀才模樣身上甚是狼狽掩見他独自一人肩背小上行囊俺便上前行劫將他推跌在雪便把行囊拿轉家中打開一看內有一个小小包兒原來是珍珠宝塔一座小人以為希罕之寶不肯賤賣藏在家中過不數日只听得街上沸上揚上說有府太爺出差緝獲大盜又聞方公子畢軍門的親戚故此无奈逃出黃州來至襄陽城寔指望變賣銀錢誰知竟无人要无奈典當花銀欲圖當了原回家中那知惹出如此大禍真乃天理昭彰自投羅網念咱未



曾傷此書生性命饒了小人的狗命罷正告縣主听 暗呻吟  
 當即開言把話云 諒你既劫珍珠寶 其中那有不傷人  
 勸你一并招明白 或者本具 施好生之德不加刑 若再  
 胡言抵賴 霎時間送你殘生用極刑油曹阿呀青天大老爺  
 吓寔則寔虛則虛就是夾死了小人不遇的一个怨鬼在這裏  
 陽縣堂上罷了表白縣主乃是進士出身甚是明白發情度理  
 却不像傷人的便道 正日既然不曾傷人本縣亦不好來屈仰  
 此你還有餘黨幾人一并招來罷油曹餘黨雖有數人盡是無  
 能之輩雖為公穀却不同些久已分散四處去了正日既如此  
 也罷本县自有道理但你殺害人必然不少罪不容寬分付重  
 着四十大板帶去收監 縣主一面備文申詳上憲

擬定斬罪候京詳轉日處決一面咨文黃州府緝獲餘黨此話  
 斬停那王本帶了珠塔叩辭縣主回家这也不表表唱丟一處  
 講一边 再講襄陽城外边 毛家酒店叙商館 專等強  
 人來會酒錢 光陰快 好儿天 不見凶人到此間 就把  
 破旧皮箱來開看 睁睛細視悶懨懨 无非是破旧衣裳相  
 被褥 賣起來難值花銀三五錢 此回折本生涯做 以后  
 還須細檢点 我且敞開此處休提表 且說王本荅頭回轉  
 旋 將根由細稟陳公曉 說強徒今日已收監 宝塔元歸  
 香閣内 陳公恹是悶懨懨 淨唱咳 虽狀強人說乍人无害  
 據下官想來 恐非的確在中间 若然強人不把方卿害  
 宝物因何歸賊身 唱陳命輾轉添愁悶 若恹香房一美賢



只得命王本前往河南去 打听方卿可轉旋 蒼頭奉命離  
 襄郡 前往河南且慢言 此節俗文辭文查未有 今將審  
 塔續完全 本堂重價新編就 蘭閨寂寞可消閒 下一回  
 翠娥哭塔借多少 听彈詞下卷接前因

孝義真跡珍珠塔

第十一回 憶夫君多情哭塔

引小旦 燕對鶯花未了因 怕对菱花鏡 紅梅落 柳條青  
 韶光又一春 關山更憶遠遊人 憔悴不堪來顧影 小旦白  
 奴家陳翠娥年庚二十待字閨中只目客冬方表弟到來母親  
 語言輕慢他便含怒而去我命采華請他進園私贈珍珠塔  
 爹上又追到九松亭將我的終身許配百歲紅絲一言已定不  
 料那生運蹇時乖中途遇盜我在深閨何由得曉直到前日天  
 網恢上有一个黃州邱六乔將這座珠塔到我家典押爹上拿  
 進閨中奴家一見駭然爹上問及难以虎瞞只得直言告稟爹  
 爹就將邱六乔送到當官用刑追究供出劫塔情由未傷人命



但是盜口難憑放心不下因此差老官家王本到河南打所去  
了未知何日得轉使我晝夜相愁今日對景融上傷春點點鳥  
啼花放之辰好不傷感人也宜唱庭花放 春晝長 挂起珠  
簾妬艷陽 紫燕呢喃穿梁棟 紛上粉蝶過東牆 春到人  
間春色好 惟有我春愁難結惱春光 只為遠人一去無消  
息 終朝轉轉九迴腸 表弟呵 臨別之時丁寧囑 我望  
你青上楊柳到襄陽 到如今柳色已青人不見 試問你楊  
鞭打柳到何方 空教我香閨暗卜金錢卦 背地頻揮淚兩  
行小目呀且住前日強盜在當官招出劫塔情真未傷人命唱  
但是他言語甚荒唐 盜口唯憑人未傷 又說道是大雪分  
分逢半夜 咳 就不殺死 也應凍死在官階 倘然若是

長和短 只累得旧年高與斷腸 就是我的如緣成面屏  
只得辜負了 飛親美意選東床 即或不至殺死也不至  
凍死 咳 你是個柔弱書生逢此禍 彼時驚駭也难當  
况且行囊被劫身空乏 素手如何返故鄉 是這等天昏地  
慘遭磨折又未知那晚送何宿店房 想起情上節上奴心難  
放 一度思量一度忙小目呀我想珠塔隨了他几程也沾着  
他的手澤物在人非不免待我再取出未反覆一觀宜習見珠  
塔 更悲傷 摩疑旧物細推祥 還道是天下原有相同物  
件成者盜口油詞錯認賊 如今看起來 分明是我親相贈  
咳 不好了呢 一定無疑身已亡 珠塔吓 我只道你  
層上珠塔放毫光 我只道你 依隨芸棠梅花夜 我只道

蕭象九公事 卷之三 三五 方家堂



你陪伴書齋螢火囊 日何又落強人手 反做了害人不淺  
禍非常 珠塔吓 不知前世有甚冤和債 偏上為你受災  
殃 如今塔在人何在 天涯遊子問蒼穹 倘然果得還鄉  
井 也該雁足傳書寫几行 為甚麟鴻歇絕无音至 难道  
把旧事今情一概忘 吓我曉得了這珠塔原是私贈勿他深  
心怎肯露行藏 生成傲骨兼含蓄 自然不肯修書未告我  
娘 但是我娘你不便修書告白我爹上待你如何唱何不修  
書告我老椿庭 咳思想起來 正所謂去日苦多來日少  
見時偏短別時長 千金正在双流泪 采華使女進香房  
貼昌深潤長听吁嗟氣難解千金一片愁小姐茶在此小昌放  
在檠上貼昌小姐吓我看你情緒無聊飲食多減花容消瘦了

許多請免愁煩还宜保重小昌吟采華吓唱近來无事安难言  
怎得愁腸徹半边 自從見塔心傷感 日不安夜不眠  
每日裡 闷听鸞窗外喚 愁观紫燕乱穿簾 百般着  
饒全无味 五色衣裳懶去穿 十二时辰无别念 惟将珠  
塔掛胸前貼昌小姐話雖如此唱劝小姐 且开怀 河南方  
姓有期来 絲樓定見泥金报 少不得吹簫奏女鳳凰偕  
小昌采華 你言語 好痴呆 难道我香闺少女嘆標梅  
我是恐其一有長和短 叫我二老終身靠着誰 就是河南  
太上也耍添懸望 望見穩上步金塔 好待錦衣歸故里  
五花冠帽捧將來 到如今天涯地角何人在 死活存亡音  
信乖 叫人怎不愁和闷 所以時常想起泪盈腮貼昌小姐



放心如今老爺已打發王伯仁到河南去了只要王伯仁身轉  
 此事就明白了小旦咳王本此去不知幾時回來就是回來也  
 還言凶未卜况于我的愁腸豈獨為此小旦思量起更凄其  
 種上愁腸十二時我傷心豈獨為方公子可曉得老爺  
 与夫人常闹家庭变面皮咳我為人子者心何忍况  
 且難言誰是与誰非我去劝老爺微言幾諫恐逐母親怒  
 我去劝夫人悅色和顏又怕惹猜疑小旦就是元旦那一  
 日你說了憐方几句遂致夫人怒不可解采苹呵唱夫人生性  
 你深曉苦只苦膝下調停无方施叫我艰难來度日此  
 種愁怀那个知貼暑便是这等事叫小姐也难為清的了小旦  
 可又未采苹呵唱你是我房中心腹婢无人在此把言提

表唱千金說罷双流泪和衣倒好欲唾表白從此小姐終日  
 憂愁雖有采苹百般解劝恐難安慰再兼天氣時候不順風和  
 急寒怎热因而小姐病起來了且說他初病之時表唱和衣睡  
 闷懣七情傷感意纏綿感冒時邪心不爽發寒發  
 热倒床眠到了第三日眼花頭暈難扶起闷上昏上睡  
 一天陳公不見千金出進來動問了环小秀蓮表白每日  
 清晨規矩小姐總要到書房請安老爺見兩日不出來所以動  
 問恰值秀蓮在樓下擷茶老爺就問秀蓮淨日小姐呢花昌小  
 姐為發寒热不曾起來表唱老爺問說吃京果疾忙移步上  
 樓來走進紗窗連上叫淨白女兒貼暑小姐老爺來了表唱  
 采苹是忙將紗帳去挑開表白老爺走到床前但見小姐表唱



面白微紅有火色 兩眼朦朧紫鎖眉 摸他額上微上熱  
 淨白兒吓你張開口待我一看阿呀淨唱舌上原來有白胎白  
 兒吓你昨日好端上的為何忽然病起來小昌爹上女兒是偶  
 然小恙如今熱已退了爹上放心淨白兒吓雖無大恙這兩日  
 天氣不和順須要心采革小姐既然有恙你早上就該告我知  
 道小昌爹上这不淘采革的事他原要告訴爹上是女兒阻他  
 的淨白這也罷了你如今且好上待息待我去請醫生表唱老  
 命移步下樓台 昏悶到書齋 自然立刻差人去 請  
 醫調治女裙釵 一連兩日把湯藥進 小姐身輕就起來  
 表白小姐好了老爺十分歡喜就是夫人那邊也不曾告訴但  
 是小姐雖則起來然而病根難脫表唱自古醫表只治得字皮

病 胸中鬱結怎能開 雖然小愈難脫體 病有根株身難  
 抬白自受感冒之後你看小姐唱去姿漸成容顏瘦 愁在眉  
 眉間在怀 人前勉強為欢笑 背後如痴渾似呆 骨蒸常  
 帶三分熱 虛火時升紅了腮 他的病根不告爹娘曉表白  
 一來是怕吃葯二來極其孝順唱又恐雙親自急女裙釵表白  
 因此一病套上將有一個月一日飯後坐在房裏采革走近身边  
 叫声小姐貼暑我看你日夜焦煩精神消耗我劝你小姐放開  
 懷抱自己尋些快樂才好小昌采革我有何樂處可尋貼暑白小  
 姐聞得南軒茶麩大放不如去看上花表罷小昌采革唱我向  
 來提起看花好喜欢 迩來凭他樂境總无緣 干紅万紫都  
 不愛 見景傷情心愈酸貼暑小姐如今有貴恙使不得的嗜



貼昌標愁裏要把愁腸掃 无欢之處要尋欢 有限精神須  
 愛惜 憂思鬱結抱徒然貼昌小姐當此風和日暖綠暗紅稀  
 花可解忿草可忘憂待采苹跟了出去走上小姐去嚙小昌你  
 既是這等說我就閑步片時便了貼昌小姐請表唱千金移步  
 下樓台 伶俐了環波面隨 家常便服偏幽雅 有何情與  
 皺双眉 你看小姐 好似海棠睡起娇無力 柳枝綽約任  
 風吹 金蓮款、曲香印 剪、輕風拂面来 行来早到軒  
 門首 但見翠握芳茵門半開表白却說南軒就在小姐卧房  
 側首相隔无多軒中花草甚繁原是常、游玩之所采苹把門  
 一推貼昌小姐請吓表唱双、移步進軒来 明亮紗窗一帶  
 開 十二闌干紅瓦字 四壁多載錦綉求 軒中擺設言唯

尽 只落得清芬入座透人怀 曲檻迴廊闌帘慢 假山叠  
 石砌蒼苔 招多蝴蝶聯翩舞 千金倚靠窓前坐 采苹旁  
 尽園林好 冷落墻東一点梅 千金倚靠窓前坐 采苹旁  
 立喜盈腮貼昌小姐這里来你看架上茶蘼好不茂盛吓表白  
 小姐心緒欠寧見了茶蘼反添愁悶首白咳茶蘼吓小昌開来  
 黃白色堪奇 綠暗紅稀春已遲 自古開到茶蘼花事了  
 但不知我的終身何了期表白小姐見了此花反想心事那采  
 苹是一心要小姐釋悶解愁因又指一茉莉說道碧昌小姐你  
 看这柯紫薇花将来開起来開得最久顏色更皎表自采苹說  
 了紫薇花小姐又想到紫薇花上来了小昌紫薇花对紫薇即  
 咳 他今流落在何方 凭他娇艷終寂寞 只怕一番風



雨減容光，苦言小姐：「这里来，你看杜鵑花紅得有趣，香表白小姐看了杜鵑，又生傷感。」小唱：「我想杜鵑啼曰：此花開，誰把紅羅袖剪開，好似泪痕惹染胭脂色。花房点血成斑，香小姐看罷杜鵑，便問道：「言曰：采華石台上種的付亥花，貼言小姐。这是洛陽花，吓言曰：阿呀，是洛陽花表白小姐，听說洛陽泪如雨下，貼言吓小姐為何落下泪来？」小唱：「采華吓小唱：提起洛陽心愈酸，洛陽確是在河南。如今但有洛陽花似錦，為什么洛陽人去信无傳？」貼言小姐休得傷心，貼言：「我是恐你傷心，鬱結苦憂煎，故此相邀。」小姐到南軒，指望閑遊尋樂處，无何樂事反添愁，言唱：「咳，采華吓，愁人見景愁悲多，有何樂事在胸前。」阿唷，不好了，噫，一陣豆，咳，心里蕩，眼花。

擦乱好难言，小唱：「阿唷，進去罷。」貼言小姐看仔細，表唱：「小姐是站起身来立不稳，采華扶了步踟躕，柳腰風擺低豆走，双上主婢到樓前，上梯跨進深闺内，和衣倒却同床眠。」小唱：「咳，采華，找不好了，噫，阿唷。」上貼言小姐心豆怎樣，言白：「采華吓，言唱：天番地復真难过，我此刻是渾身冷汗透胸前，貼言：「这便怎忘處？」言白：「咳，搥是我不好，貼言小姐吓，我早知你如此光景，不該劝你到南軒。」貼言小姐吓，你究竟是怎样，的难过，噫，小唱：「阿唷，你不要吓，言唱：你等我，静心息氣安然卧，你让我合眼，朦胧不要言表唱：多姣，此刻昏睡。」采華同候到床边，表曰：「那時小姐一睡直睡到臨晚，方醒，采華就向道：「言白：小姐，這半天工夫，睡得安穩，吓定必好了些了，可要用。」



茶小且不用什麼時候了貼着點燈時候了小姐起來用晚膳  
 罷小且不用我又在此發熱了快些取燈來我要解衣睡了吓  
 貼着曉得表唱燈台高照起更籌小姐是解帶寬衣靠枕豆  
 宜唱采苹吓我今夜發燒如火烙滿身酸痛把骨豆抽  
 我是豆疼胸漲真難過睡去昏迷如夢遊貼着小姐你如此  
 沉重待小婢去稟老爺知道省台采苹不要去稟老爺貼着小  
 姐為何小且你是曉得的呀宜唱老爺愛我如珍寶你若說  
 我不好定然着急要擔憂可曉得武伯當年曾問孝聖  
 人云父母惟其疾之憂貼着小姐吓我想老爺之愛小姐固然  
 无以復加然而小姐的孝思肫切也是无所不到的了小且白咳  
 采苹你說那話來小且唱哀父母實劬勞罔極深恩厚且

高 女兒雖然孝順成何用 不能按廟與承宗 只有女婿  
 還可當半子 或者相倚錫館把肩挑小且白采苹我是无用的  
 了老爺夫人白：養我一場了貼着小姐莫要說這斷頭話有  
 日雲間月明少不得香奩依旧小且白采苹你豈不曉得小且唱目  
 今方相飄零歸何處 少不得九松亭一事要問交貼着阿呀  
 貼且唱便是河南王本也該身回轉小且唱此時不到有蹊蹺暮  
 不要已經回來了凶信小且唱想必是老爺恐我添病重 故  
 尔外边瞞省腹中包貼着便是也該回來了叫采苹也難解說  
 吓表唱千金听 更心焦 猶如烈火把油澆 登曉面似塗  
 脂樣 番去覆去好難熬 一霎時昏迷暈去神无主 口中  
 謔語話嘈上 采苹看了魂飛散 十分慌亂叫声高貼着姐



姐們快些來吓花昌哈了上上貼昌不知什麼緣故你看小姐  
這般光景表白那些了頭們都走近床前把小姐一看花昌曰阿  
呀小姐小姐為啥了叫弗應了故個樣式快點去報老爺知得  
要緊吓貼昌如此你們伴了小姐待我去報老爺由是曉得個  
你要快點來吓非昌这个大急之事怎敢傳出表唱忙移步  
脚飛跑 到了書房京坏了老年高表白老爺正在那里盤玩  
玉器只見采華飛搶進來高声大叫老爺不好了淨口什麼事  
情貼昌小姐好端上的一霎時暈去了表唱老爺聞說如天打  
一個脫手把玉玦央打得碎紛上 連忙跣起身來往內走  
兩步并來一步跑 飛風趕到高樓上 床前來看女多姣  
淨白阿呀為何這般光景花昌阿呀老爺勿好嚕小姐故個樣

式是痧漲嘯事白便是分付快請醫生采華上上那里去了香  
却說采華見小姐十分沉重非但稟知老爺自然也要稟夫人  
知道連忙走到西院把門亂叩闌門上上表白里面紅雲答應  
道花昌那个夜靜更深來敲門扣戶貼昌是我快些開門罷  
呀表哉呀原來是采華姐啥事務貼昌紅云姐夫人呢花昌勿  
來家里貼昌那里去了花昌為拜壽星經師姑堂里去哉為啥  
個事體故宗着忙吓貼昌只為小姐一時暈去特來報與夫人  
知道的花昌呀我道啥個事務勿妨淘个小姐是生成三好兩  
更个勿要物急就好哉表白采華與他話不投机抽身便走來  
到小姐房中老爺便問道淨白采華小姐此樣回而起的表白  
采華就将小姐看花傷感尽行告訴了一遍老爺明知小姐心



事亦无可如何其時醫生也到進未診過了肌自分打點小姐  
服後將及四更才得甦醒便問采華此時什麼時候了點冒小  
姐四鼓了老爺也在此淨白女兒為父的在此這會可好此麼  
小童白阿呀谷：為何這時候還不去睡淨白見吓為父的已經  
在此半夜了小童爹：勞動尊慈心不安 孩兒是 一生的  
忤逆罪多端 爹吓 你既在高年宜保重 熬夜豈非要  
受寒 快些早上去安寢 爹吓去睡罷 女兒是已經无恙  
得安然淨白不妨我在此陪你一夜小童爹吓什麼話請即安  
寢女兒也要睡了淨白吓你只管睡小童爹吓不睡女兒也睡  
不穩的表白那些眾了豆們也劝道衆冒老爺方才小姐既如  
此說老爺若不去未一小姐心中也不得安然老爺不如依了

小姐請安置罷老爺若還不去小姐又因不着豈不兩下担各  
了麼淨白如此你们小心伏侍小姐我去睡了女兒自己須要  
保重吓為父的明日再來看你小童爹吓請罷女兒不能送了  
表白老爺听了不能送三字心里苦極对着小姐把脚一頓說  
道淨白什麼不能送我偏要你送偏要你送表唱老爺是一豆  
走珠泪拋淨白咳陳璉吓陳璉 你膝下无兒已不幸 难道  
命中一女还不能招 我是一世為人无差錯 為什麼暮年  
惡運一齊交 咳 想起来 搥為那 老不賢做人心地薄  
故爾天道难容福也消淨白兒吓你若養不大不是我為父  
的狠心說淨唱何不當時早上身忘故淨白目今養得你一表  
人才而且十分賢孝淨唱何苦的廿年誦我老年高壽老口是



對着孤灯頻嗟嘆 已經丑末寅初五鼓交 精神疲倦和衣  
 睡 不多一刻太陽高 家人是速到尼菴去 慌忙稟与老  
 年高 夫人聞得千金病 自然着急要心焦 忙上打轎回  
 家轉 進了墻門 不到西邊竟往東院跑 雲梯走上高樓  
 去 前未探望女多姣 表白夫人到了樓中多少了 豆迎接  
 太太 回來哉小姐勿好嘴鬧子 一夜哉个歇困着表里蒼白 既  
 然睡着了不要京動他夫人就在外房坐下分咐叫承華上  
 走出來叫聲夫人在上采華扣豆着唱菜華小姐的病重已時  
 起的點暑阿呀夫人吓小姐的病已久了嘴老暑吓既然病久  
 為何直到昨晚來報呢點暑夫人吓姐一得病時候采華就告  
 訴老爺上上就請醫生調治的着白哇賤人小姐的身子那一

个卷的你是止有老爺在眼里吓好一个小賤人表白 那時夫  
 人也曉得老爺不納采華但心中畢竟恨他指着罵道小賤人  
 吓着唱只為老爺把我輕 連你這小賤人 也還放肆十未  
 分 單有老爺沒有我 我看你定是狐狸作怪要想變成精  
 好吓 月今老爺拾掇你 莫非你思想吓奴喝婢做夫人  
 吓上 看你近來每事多大樣 小姐倘有差池 少不得  
 剝你皮來抽你的筋 夫人正在旁叨罵 只得小姐床上輕  
 上的叫菜華小暑采華由采華姐叫格快點來點暑表  
 了表白這里夫人听得小姐醒了走到床前叫聲女兒點暑小  
 姐夫人在此着看兒吓做娘的在此小暑母親着看兒吓我道  
 些須小恙不想你這等大病起來我做娘那里曉得換為這个



老殺才与我淘氣兩院隔絕致令母女分離就是這些賤火都  
 不來告訴与我小唱母親不必恨連聲 万事含容耐在心  
 爹上年老多堅實 劝娘看破二三分 家庭不睦非难兆  
 常言道和氣盈門值万金 若得二老双親同一處 女兒病  
 体就除根老母便是正要问你此病目何而起表唱千金見向  
 淚分： 默：无言不住声 明知母意非吾意 难将心事  
 告娘听 凭他只管連：问 懋然朝内不番身老母為何不  
 言不語吓你的病根為娘的却曉得小唱母親曉得甚么表  
 耆唱你是无非為那老牛精 一時錯配你婚姻 先吓放心  
 他雖犯你終身許 只是虛言无証又无凭 况且未曾行聘  
 傳庚帖 誰為月老与承人 你今不必心着急 此事且丟

開但放心表白誰知小姐听了此言 加快惱只得兩言叫聲  
 小唱母親吓小唱娘言語 甚分明 但是在家從父古来聞  
 爹上親口將親許 媒人已指九松亭 只怕娘親就有通  
 天手 木已成舟死改更老母見吓你且放心老母必與將你  
 許配方窮鬼 做我不着 待我拼这老牛精小唱母親何必  
 如此小唱為我女兒一个 累娘不睦在家庭 吓我調停  
 二老終无計 只有女兒一死到安寧老母見吓何出此言也  
 小唱母親 你无非慮我于歸日後貧 本心不願嫁方門  
 这也是慈親苦上京憐女 女兒豈不感娘恩 但願送母意  
 未送父 又恐違條越礼不相應 表白夫人听了違條越礼四  
 字心中一想老母阿呀你說什麼說話你說違條越礼明上



我為娘的違條越禮了吓唔者常自古要知心腹事 出言便  
可見分明吓 怪不得去年私下未瞞我 暗將珠塔送方  
卿 我且问你 他将珠塔如何了 可曾安受这奇珍 綠  
何又落強人手 偏上原到我家門 如此看起來 豈非是  
一兩黃金四兩福 万般由命不由人 俱我看未 那方窮  
鬼一世无出息 眼前就可定終身 千金听 氣傷心 昔  
堂啓口太无情 小唱母親吓 言辭不必未說尽 窮鬼兩字  
不該應者為什 不該啣雖然表弟身狼項 到底娘親面  
上親 後生可畏說難料 豈能回下定終身 當初蘇秦不  
弟妻顏薄 到後來分封六国事堪奇 就是韓信也會受過  
聘下辱 范希文未過之時也是割粥菲 吕蒙正也在窰內

安貧過 沒來英士累連屯 况且方家門第多清正 子孫  
必定做公卿 母親吓 你頻將窮字未提及 倘被旧母曉  
得 道娘情薄似秋雲 夫人听 怒生噴著晶呀啐 我与  
你原來母女兩条心 我恐你姻緣錯配終身誤 飢寒怎好  
度老陰 因此心中多着急 日不安來夜不寧 誰知好意  
偏成惡 枉了我般上為你費調停 咳我尤恨那老殺才  
老未作事真顛倒 平地風波嚼舌根 胡言乱道將親許  
只怕神昏不久命歸陽 夫人正在叨上罵 誰想老爺在樓  
底下听悄然听得碧波清 听到此時耐不住了 兩三步直  
冲到高檣上 大發雷霆怒氣生 唱老不賢 女兒大病目  
你起 笑未你是害人精 还在此間未胡說 豈非催命鬼

蕭家山公五之三  
三百



來臨 夫人听得心加惱 咬緊牙齒恨上声 老唱阿呀老杀  
 才 我与你宿世冤家今日会 此番拼你這老牛精 走上  
 来一个豆拳偏撞着 包豆歪在頂梁門 老爺又順手一推  
 一張小桌隨身倒 灯台碗盞尽番身 阿呀勿好哉人  
 參湯才傾番哉表唱 老爺是胡鬚氣得松毛樣 擗掌磨拳伸  
 又伸白夫人走近来被老爺一脚踢開 夫人扒起来赶上前又  
 被老爺一推一連跌了兩交 表唱无效了 环来解劝 樓房闹  
 得狼天搖 老爺是三尺无名火 便要今朝打死人 夫人  
 看来不是路 只得一場大哭下樓門 老唱阿呀上罷上上白  
 今以後唱你们死也不要来见我 我譬如死夫死女是孤身  
 夫人恨上歸房去 老爺还是頰足罵連声 不說夫妻人

两个重濁氣 再說小姐的魂唬上九霄雲 眼珠丁定渾身  
 冷 登時暈去命难存 了环一見魂飛散 阿呀不好了不  
 不不好了 老爺快来 小姐不好又離魂 上上一去何  
 時轉 下卷之中再講明







慶飄 雖然此刻離魂去 生可重逢死可逃 所以耳邊所  
 得聲喚 悠々甦醒汗珠拋 醒來愈覺真难过 低々輕  
 口叫年高小昌爹上淨白阿呀兒吓你醒了好了了環們分附  
 祖先家堂並灶司各處焚香點燭眾口是曉得淨白兒吓為父  
 的為此女兒吓小昌爹上你不要叫我了叫我轉來愈覺我難  
 過淨白怎在樣难过小昌爹吓女兒方 呵小昌神死主 不  
 自由 此身死似水中浮 洋々大海浮飄泊又好似曠野深  
 山沒處去投 自身不識生和死 不知痛癢不知愁 一聞  
 得呼喚心驚駭 猶如片雲落地不能收 如今遍體鐵鎖真  
 难过 到不如尤我安然一死命歸陰淨白兒吓話雖如此你  
 且自保重合着眼兒睡一睡定上願不要說話了表白老爺走

出房來 唱心豆急 好擔憂 捶胸頓足皺眉豆爭唱咳  
 看來病勢已沉重 凶多吉少命難留 咳不濟事的了 并  
 且不得多担各 即在目前日後此生休 怎在處呢 倘若  
 有人救得我姣兒轉 我是願把黃金千兩酬表唱老爺正在  
 心焦急 家人通報到樓上老爺儒醫黃相公請到了  
 淨白快些請進來查看是黃老相公老爺有請表白 那先生上  
 了樓向老爺奉了揖然後走到床邊細々診視老爺陪到書房  
 坐定老爺便問道淨白小女兒的脈息如何表唱先生見問把  
 豆搖外白老先生唱令愛的性命存亡難以包白晚生昨日來看  
 还好外唱病勢雖凶脈未絕 為甚今朝六脈甚蹊蹺 神昏  
 氣散根將脫 四肢厥逆汗如潮魯 看起來光景甚是不好



外唱令愛且微上餘火灯油尽淨白呵哨可還有救外唱晚生  
是學淺疎才難效勞 老先生 還是另請高明來酌議淨白  
叫我請何人外白否則暫停參藥到明朝 告辭了一表唱先  
生說罷忙作揖 老爺是急得沒法一團糟 不談外面醫生  
話 再云樓上女多姣小晷采華老爺那里去了貼昌老爺陪  
了醫生書房中去了小晷采華你对老爺說今晚不要服藥了  
貼昌小姐是要緊的噫小晷你不曉得服藥也如此不服藥也  
如此个我這病搃是不好的了貼昌小姐吉人天相休得胆怯  
小晷咳采華人生一夢天命難逃你闔好了門我有話分付你  
貼昌是表白采華就把房門閉上走到床前問道貼昌小姐有  
何分寸小晷咳采華吓小晷我是諒來不久赴黃泉 性命短

奴在目前 但是我既歸明府你孤弱 猶如此目覩缺半邊  
我死之後 你第一要伏侍老爺須勤力 多方承順慰高  
年 你將我親果然看待好 我也歡悅明靈在九泉 第  
二是夫人性格多急躁 你要百般忍耐侍尊前 倘然將你  
加責罰 切不可出心背後把言宣 你若把夫人來冷淡  
這是你自己取禍責連綿 第三是同伴之中須和睦 再不  
要仍然使性在人前 如今人皆讓你好些 无非懼我勢三分  
將來是他們頃刻有仇言 一到時衰自然被鬼弄 我死  
之後 只怕你還不及茶房小秀蓮貼昌阿呀小姐你痛殺我  
了呢貼昌听言語 好傷心 抽我的肝腸寸寸疼 小姐吓  
你若一有長和短 叫我賤婢微驅待怎生 小姐是个天



辺月了环是个月辺星 月有明時星亦亮 月被雲遮星  
 也昏 我一生全靠千金福 數載常沾小姐恩 小姐吓  
 你如果有差池處 我賤婢微軀願先死緊隨身小旦白采華你  
 好混張小晶人之生死也是前生定 命中註定豈由人 我  
 若死時你也死 誰人與我訴衷情 惟你知我深園意 想  
 我的心事 死後還須你表論貼書小姐要表明付底心事吓  
 宜唱我病皆因珠塔起 采華吓 我生死總為姓方人 他  
 若不在世間了 與他黃泉路上相逢去 若然还在世間  
 少不得有日終須到我們 你見了他時 務望代我表致意  
 說我是 為了強徒劫塔命歸陰 小姐說到傷心處 猶  
 如万箭亂鑽心 阿呀我好恨阿登台 小姐你恨什左表吓

小旦唱恨只恨珍珠寶塔是冤魂 送命皆由此禍根 我死之  
 後 要將珠塔帶到棺中去 與他生：死：不離分小旦采  
 華我還有話分付你貼書小姐分付我什左表小旦唱 我箱  
 中有隻描金匣 內有花銀五百金 乃是兩年積下私房物  
 夫人却是不知音 你今快：收藏去宜台這一點不枉你伏  
 侍我一番小旦唱與你將來贈嫁銀 此外衣衫并首飾 必須  
 檢点要当心 把我的大小箱子 查清查好加封鎖 待我  
 死後 你好逐一交還兩大人 小姐一一表分付 丁寧以  
 後再可啼啼唱小姐采華所得傷心不要說了自己保重合着  
 眼兒睡上罷表唱不談小姐朦朧睡 再表書房老父親淨唱  
 咳 我適才送出医生心更急 既然回絕料難生 我有何



良策將他救 只好且到祠堂告祝祖先靈表白老爺此時也  
无可如何只得走到家廟中焚香祷告表唱双膝跪 珠泪飄  
一片誠心告祖宗淨白阿呀我那祖先吓唱我陳門世代多  
積善 就是我陳璉 也清白為官守素封 所生一女能賢  
淑 难道我半子收成還送不得終 万望祖先表護佑 保  
我孩兒脫体鬆 果然從此膏肓起 感不尽祖先洋：莫大  
功 祝罷一番天已晚 進來探問女閨中表白老爺到了堂  
樓底下窺：无声走上樓來但見房門緊閉輕上一步敲采苹開  
門出來迎接老爺便問小姐怎樣了貼昌小姐方才分付了許  
多話此刻却睡着了消白睡着了不要京動他你們這班賤婢  
為何此時還不点灯表白表白到地位你道此時什

亥時候了 表唱夕陽西下落金烏 酉末相交戌刻初表白  
老爺走進紗窗淨唱但見銀釭高照粧台上 床上蛟兒声息  
无 揭開愛帳將灯照 小姐是面白无神血氣枯 微上鼻  
息双眼閉 堪上待斃奈如何 見此情形腸欲斷 定睛再  
看泪如梭 此時欲待高声哭 又防京醒女姣娥 只得走  
出紗窗身坐定 低互无語把手未搓 无窮愁緒憑誰訴  
愁对灯花淚轉多 黄昏独自添岑寂 譙樓早已打更鏢  
老爺一時困倦凭几臥 顛倒神魂語着磨更白阿呀哈洛老  
爺表里說鬼話哉 呀因夢里 阿呀吓子到有点怕个  
末秋桂夜深哉洛你看灯影内上見窗外浙上見怕有鬼末  
啣嚼舌表唱此時戌時过 亥時初 滴漏同壺三鼓催 風



弄竹声花影動 微上月色上樓台 東了環是東倒西歪呼  
 上睡 多是不管干係在胸懷 惟有采華心里如針刺 刻  
 上担憂泪滿腮 可憐他晝夜不眠勤伏侍 一心一意結愁  
 怀 只要畧有些上声响動 連忙動向女多才 再說小姐  
 番身轉 灯影搖 醒來汗又像珠抛 咳嗽声上遍体战  
 吐痰如漆又如膠 點鼻采華是忙將痰合窓前倒 更深夜半  
 寂寥、 但見白露迷空星斗散 濕雲四起罩林梢 忽然  
 望着多昏暗 濛、 細雨滿天飄 呀 方才月色溶上好  
 為甚呵 頓刻之間風雨交 正所謂 天有風雲多不測  
 人間禍福霎時招 又听得簷前鐵馬叮咛响 已是譙樓三  
 鼓敲 點點呀我采華好苦吓 點點想起這前多少事 全巧小

姐到今朝 誰知一病凶如此 上蒼吓上蒼 安能將我替  
 多姣 凄凉无限双行泪 背立床前似湧潮 再看老爺返  
 半睡 只听得病人床前叫声高 白爹、 伏求點點白老爺小  
 姐在此相請 白吓吓末了女兒為爹的 在此豈白爹、 女兒話音  
 稟清白 你有何話 豈唱又爹吓 女兒命改病多磨 再不道  
 二十歲流年命運一擲梭 罔極深恩无以報 不孝孩兒罪  
 業多 爹吓吓 我有三庄大事难丢下 白什么三庄大事  
 小晶第一是爹娘家内不調和 若得老父母 共欢娛 女  
 兒死在黃泉牽星无 爹吓吓 造来女性多堅執 你是寬  
 宏一丈夫 只要爹上常帶三分耐 保得家庭和氣多清白  
 他把你性命都逼死了 小晶唱 女兒生死由天數 豈關母事命



嗚呼 你若待娘親如仇寇 爹吓 豈不把外祖當年情  
 義疎表唱老爺把外祖二字听入心难过 一番嘆氣又嗟咤  
 淨白 阿呀女兒不要說了淨唱我并非苦亡結冤仇 是他要  
 前來故对豆 你今劝我言雖是 叫我一生切齒恨難休  
 小旦白 爹吓 你也不必怨恨小唱我还要告知第二件淨白 什  
 第二件呢小旦白 第二件玄小唱就是采苹使女不能丟 可怜  
 他八歲買來多奴怯 辛勤勞苦几春秋 他是極有忠心伏  
 時我 不离左右在粧樓 爹吓 你要把他的終身大事  
 須留意 你務必要揀選个斯文好对豆 切不可賣他富貴  
 人家為側室小旦白 他的性子不好小唱將來要大小爭鋒難出  
 豆 又不要鄉間許配農家子小旦白 他是快活慣的小唱難去磨

紫燒火做耕牛 到揀个单寒清白書香後 方樂得金釵裙  
 布自擾 那時他自然感激爹亡德 未往類亡也解愁  
 不得將他看作女 這的是一女雖亡一女留淨白 這也容  
 易但他嫁了窮儒未免日後快悔起來便怎處呢小唱 采苹  
 不是這等人宜唱他幼時曾讀閨門訓 通文達禮又知羞  
 所以女兒獨將采苹愛 惹得後輩了却怨与仇 此時我在  
 他安穩 女兒若死 只恐人欺在後豆白 誰敢欺他小唱  
 爹吓 吓 他們雖然不敢明欺侮 由恐他在母親面前小唱  
 中挑撥報私仇 因此我心放不下 望爹亡 十分看待要  
 從寬淨白 這个自然我曉得的了若說是采苹此刻在旁好生  
 难过吓貼是呀 闻言語 好悲傷 不敢啼哭叫姑娘 小



終身不嫁 卷之三 望一 方來堂

姐吓 你千金之体須保重 何須把我挂肝腸 小姐深恩  
同周極 終身沒齒不能忘 此番若是長和短 我怎在陽  
間對日光 与小姐生則同死同生 小姐吓 不必為我了  
环細：商 我抵不離小姐之左右一呀 還要揀什麼夫君  
嫁甚郎 采華說得肝腸斷 老爺听了也心傷 淨白采華你  
不要說了女兒你淨唱前互兩件多明白 有何更托第三庄  
小旦吓爹爹第三庄上上上淨白 唔你講表呀見吓表唱你看  
小姐欲言不語暗思量 究竟有些難出口 半吞半吐泪双  
行淨白見吓有話快說貼旦白小姐到這時候還有什麼藏豆露  
尾快些直言告稟罷白爹吓唱女兒把第三庄心事未告  
稟 就是河南田母在家鄉 他去年遣子投親非得已 只

為貧元計 苦商量誰知出門无好處 未知死活与存亡  
爹吓吓 向來每事存厚道 河况至戚尚全禮 正當 莫  
回女兒身死人情滅 莫把恩情漸上忘 淨白 女兒你說  
那里話表我為父的淨唱千金一諾哥男子 生平作事不荒  
與甚怪你母炎涼態 我怎肯把方門恩德忘 就是去年  
把你終身許 无非要陳方再結旧誓鳳淨白見吓 几天之  
內淨唱河南王本該回轉淨白待他回來便知端的淨唱再接  
他母子到襄陽豈白爹上便是王本还不轉來淨白他到故鄉  
豈無別事未耽擱 倘然王本回家說方表弟并未回家便怎  
處治白 果然未回我自自有道理淨唱先將你旧母未接到 一  
面差人四下追尋年少郎 恁他海角天涯遠 一定要尋着

清家九公事 卷之三 望一 方來堂



方卿方下懷小口自爹七若得如此唱足見居心存厚道 保全  
 一脈旧書香表日三人正在言談表唱已經丑末寅初四鼓尽  
 五更寒冷竟生凉 咳 女兒你講話多了吃口參湯罷了  
 环取參湯来小口自爹七女兒不想吃參湯倒想吃口米湯呢淨白  
 米湯最好了环快反来湯来貼昌秀蓮快些小姐要吃米湯里  
 花昌吠雞湯无得貼昌碎困昏哉要米湯吓花昌啥里个湯介  
 貼昌米湯花昌米湯呵無得只有粥湯貼昌碎粥湯来一様个  
 花昌介来拿去表白却些了环手忙却乱拿米湯进来小姐吃  
 了昏七睡下 老爺又分付了环多少言語准七的闹了一夜  
 表唱只听得金鸡三唱五更終 宿鳥飛鳴西復東 曉風瑟  
 上吠簾動 何處頻敲古寺鐘 修忽之間天已亮 但見日

出扶桑漸漸紅表日此時小姐方得睡着老爺自然也到書房  
 安睡片時剛上下得樓来表唱恰恰夫人差了紅雲到 老爺  
 是 登時觸起怒顏寒淨白小賤人你来做什灰花昌紅雲奉  
 奶奶之命来看小姐个淨慈白誰要你看还不走你這小賤人  
 衆白紅雲姐老爺發惱哉快点走罷表唱紅雲只得回身走  
 一路嘮叨罵得凶花昌好死勿死个花昌索姓把父女采革人  
 三个 一齊死盡一場空 直脚奔波告与夫人曉 我送今  
 再不到此樓東 不表紅雲恨七去 再說老爺移步到齋中  
 忽听簷前喜鵲連声噪吟唱 我恨你不報吉来单報来凶  
 一時疲乏歸床上 正思畧睡眼朦朧 惟知出外遠人歸  
 故里 河南王本轉叙 一經走到書房內 將言稟上主



人翁末曰老爺王本叩見 老爺連忙起床便問王本淨白你  
回來了麼大爺在家好否末曰阿呀老爺不要說起淨白他家  
怎磨樣末曰老爺呵

黃鸞兒末唱奉命往家鄉 到河南 舊往場 迥然不是前  
模樣 府第門墻 回報遭殃 向東人 久居故側 母子  
受淒涼末曰老奴尋到故堂呵

急三槍相見虛寂上在草荒荒 經年松柏刺風霜淨白他母  
子那裡去了末唱細問鄰房道短長 說大爺 出門後杳无  
音信 並未還鄉 夫人家內懸 望 苦難當忍飢吞餓的

獨自往他方淨白如此可曾問那里去呢末曰我再三訪問說  
老夫人半月前在家呵末唱夜上哀啼甚慘傷 忽一日昔行

囊 不知去向淨白那時就該在左近地方訪問末曰老爺阿  
那時老奴

前腔遍處搜求无影响 沒奈何只得回來 將原書呈上一  
備訴行藏淨白 那里有這等事

黃鸞兒 聞言諾 欲斷腸 想方鄉 未還鄉 無疑命被  
強人喪 見若既傷 母亦必亡 豈非是双亡薄命 無故  
受災殃淨白阿呀王本吓正所謂淨唱福无双至禍不单行

末曰老爺為何淨白暗你还不懂曉得現在小姐呵  
前腔大病入膏肓 命垂危 刻欲亡 總為那河南中表添  
愁况 而今探問蕊上 豈非雪上加霜 分明是无常催命  
頃刻夢黃梁 末曰老爺吓小姐既然如此大病他原為方



公子起的此刻老奴回來到可救得小姐了淨白怎樣救法  
 末白老爺吓幸喜此話家中尚未有人知道如今上下曉得跌  
 榻老爺就寫一封假書起來待老奴進去安慰小姐只說大爺  
 前腔末唱歲底轉家鄉 到黃州 遭禍殃 強人雪地末打  
 槍 失去行囊 窮途走忙 幸故人相逢周助 无恙轉仗  
 堂末白說大爺在家安然无恙還有回書在此与小姐一看豈  
 不解了愁腸淨白妙阿此計甚妥事不宜遲待我寫起書來阿  
 表曰老爺濃磨香墨潤飽羊毫畧變書法一揮而就淨白王本  
 你同我到小姐房中去末白曉得表唱忙移步 出書房 後  
 邊隨了老年卷 双々來到高樓上 了环看見喜非常中日  
 吓王伯仁居表哉表唱連忙報与千金曉 小姐聞言朝外床

老爺与王本笑吟上 進紗窗 高聲叫喚女紅推淨白我  
 兒好了好了王本回來了 王本走到床前末白小姐老奴回  
 來了 河南方太太上問候小姐小員太太好麼末白太太  
 与大爺在家好小員大爺几時回去的 老爺就接口說道淨  
 白臘月十五日到家小員自爹上那里曉得淨白哪現有回書  
 在此待我念与你听上寫着淨白謹稟岳丈大人尊前茲  
 啟者滑州九松亭別後行至黃州被盜劫去行囊窮途辛苦万  
 狀幸遇里人同伴回家于臘月十五日抵家老母康寧仍得追  
 隨膝下皆叨大人福庇拜讀手書得悉獲盜歸贖不勝稱快又  
 蒙寄賜百金望風拜領家母命筆致謝暗侯應試後倘能僥倖  
 成名其時當即赴襄以親承色笑餘容王本面稟其詳肅此恭



請兩位大人福安並表姐蘭此方御頰肯百拜表唱小姐听罷之時喜氣場此時才得放寬腸正所謂一帝平安抵萬金賽過靈丹妙藥方小姐是只道父親言語无欺詐十分相信

在門房就是葉華也不解其中竅合家那曉細行藏惟有夫人聞得反愁他倒願方生一命亡好把姣兒來別許

夫妻母女各心腸表自陳公隨即差人致意縣尊表唱提出奸徒再究問邱六喬直認江洋大盜犯多贓也是他惡貫滿盈該受戮已經提成大辟即通詳崇等却文到來日頭項難免誠刀霜小姐自泛讀了回書後病區漸上得安寧倒是采華日夜辛勤多積受一朝芳碌倒眠床飯不吃來茶不飲小姐虔誠完願到菴堂姑媳相逢在

菴內事這是後回慢上講其詳再說方老夫人在路上未知何日抵襄陽說來另有千般苦列位吓只怕又要加添泪几行請覩下集再端詳



